

HUNANRENMINCHUBANSHE

〔日〕国木田独步、宫城  
道雄、森田玉等著  
程在里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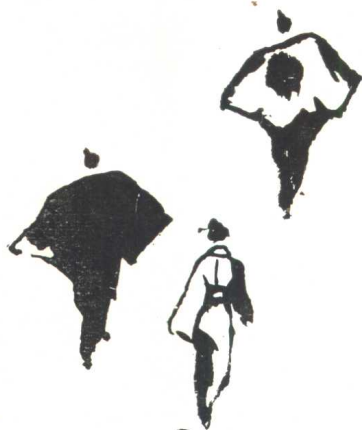
# 远处的焰火——

日本三人  
散文选



YUAN CHU DE YAN HUO

湖南人



313.6  
3  
20



119860



YUANCHUDEYANHUO

〔日〕国木田独步、宫城道雄、森田玉等著  
程在里 译

# 远处的焰火

——日本三人散文选



女子学院 0056978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## 远 处 的 焰 火

——日本三人散文选

〔日〕国木田独步、宫城道雄、森田玉 著

程 在 里 译

责任编辑：龚绍忍

\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\*

1987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969 1/32 印张：9 插页：2 字数：139000

印数：1——1850

ISBN7—217—00194—3/1·94

统一书号：10109·2139 定价：1.75元

新书目：87—37

装帧设计：宋名辉

《散文译丛》·第二辑·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惠特曼散文选             | [美]瓦·惠特曼   | 张禹九译         |
| 人生论                | [英]弗兰西斯·培根 | 何 新译         |
| 白一碧散文选             | [美]E.B.怀特  | 毕朔望译         |
| 永日小品               | [日]夏目漱石    | 楼适夷译<br>董学昌译 |
| 千曲川                | [日]岛崎藤村    | 黄 源译         |
| 法国散文选              | [法]拉马丁、布封等 | 程依荣译         |
| 远处的焰火<br>——日本三人散文选 | [日]国木田独步等  | 程在里译         |
| 勃留索夫日记钞            | [苏]勃留索夫    | 贾植芳译<br>任一鸣译 |
| 癡君子自白              | [英]德·昆西    | 刘重德译         |
| 大自然的日历             | [苏]普里什文    | 潘安荣译         |

ISBN7—217—00194—3/I·94

统一书号：10109·2139 定价：1.75元

## 目 录

### 国木田独步散文选

|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猎鹿.....      | (1)  |
| 山的力量.....    | (13) |
| 初恋.....      | (24) |
| 啼笑皆非.....    | (28) |
| 日出.....      | (34) |
| 难忘的人们.....   | (53) |
| 空知川畔.....    | (69) |
| 面向落日.....    | (86) |
| 篝火.....      | (87) |
| 星.....       | (94) |
| 国木田独步生平..... | (99) |

### 宫城道雄散文选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春之声.....     | (107) |
| 耳朵听到的春天..... | (111) |
| 夏之声.....     | (115) |
| 秋天的脚步声.....  | (117) |
| 仲秋之月.....    | (119)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雪·····          | (121) |
| 冬之幸福·····       | (123) |
| 四季的情趣·····      | (126) |
| 一年里的节日活动·····   | (136) |
| 雨中念佛·····       | (140) |
| 纯粹的声音·····      | (142) |
| 叫卖声·····        | (144) |
| 音的世界·····       | (147) |
| 生于声中·····       | (153) |
| 关于触觉·····       | (155) |
| 声音与人品·····      | (158) |
| 一绿一红·····       | (160) |
| 开学典礼·····       | (163) |
| 讨论升降班的会议·····   | (165) |
| 萤火虫之光·····      | (169) |
| 筝和我·····        | (173) |
| 山之声·····        | (176) |
| 春之海·····        | (181) |
| 《山谷的水车》及其它····· | (182) |
| 秋风·····         | (185) |
| 雨夜演奏·····       | (189) |
| 演奏会·····        | (191) |
| 宫城道雄生平·····     | (194) |

## 森田玉散文选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新年的山·····    | (201) |
| 春天开始了·····   | (204) |
| 七月二十四日·····  | (206) |
| 远处的焰火·····   | (210) |
| 秋夜无聊·····    | (214) |
| 演戏的雪·····    | (220) |
| 连结着世界的美····· | (222) |
| 北海道之夏·····   | (229) |
| 秋天的美味·····   | (233) |
| 故乡的秋天·····   | (238) |
| 欧洲的城市·····   | (240) |
| 欧洲的孩子·····   | (246) |
| 大洋彼岸乘晚凉····· | (255) |
| 向和服告别的话····· | (257) |
| 和服·····      | (266) |
| 森田玉生平·····   | (271) |

## 猎 鹿

“我带你去猎鹿好吗？”中根叔叔猛然间对我这么一说，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了。“可有意思啦！带你去好吗？”这位好脾气的叔叔笑嘻嘻地动员我。

“可是，我没有枪呀？”

“哈哈，尽说傻话，你能放得了枪吗？光去看热闹呗！”

那年我刚刚十二岁。叔叔笑得有道理，不用说打鹿，连一只麻雀我也打不了。可是关于猎鹿多么有意思的话，我已经听人说过多次，便决定跟着去了。

十二月三日晚，因为约定一起去的人都到中根家聚齐，我也得到叔叔家去，刚要出家门，妈妈说，“挺危险的”，拦住了我；可是爸爸说：“为了培养他勇敢活泼的性格，就让他去吧。”

到中根家一看，人已经来得不少了。看热闹的就我一个，孩子也就我一个，其余都是三十岁往上的人，大概总共有十个人，全是我家乡的头面人物。中根叔叔是银行的头头，此外有推事，有

郡长，地方小，这些人素来交往密切。现在听他们交谈，说话却很粗鲁。

一进房门，在一间六铺草席大小的房间里吊着盏灯，草席上摆着三四个火盆。大伙三三两两围着火盆，笑着骂着，因为抽纸烟，弄得满屋子烟雾弥漫。

今井叔叔在这些人当中嗓门最大，最有精神，最风趣，最胖，年岁最高，我也最喜欢他。

我们一行十一个人，在晚十时左右离开。走了一里路的样子，来到“力”字港口。从这儿上船，在海上再走五里可到“横勾”形的崎浦港口。夜间上船，天亮前就能到“戈”字浦。然后便开始狩猎。

今井叔叔用他那粗大的嗓门笑着说道：“咱们简直象伙山贼似的。”不错，这伙人的穿着打扮不同寻常。各个身穿料子粗糙而又结实的西服，脚上是绑腿草鞋，手里都拿着枪，头上戴着各式各样的帽子。真象山贼准备夜袭什么地方的架势。但这些人又不是一般的草寇，是伙明目张胆的山贼。往“力”字港去的路上，十个人一起打开话匣子比着说，真吵得慌。只我一个人被甩开，默不作声地跟在后面。他们讲的不外是打猎的事，不是夸功摆好，就是丢招失手的事。这里头也还是数今井叔叔讲得最有意思，逗得大伙直笑。大

伙不笑了，他一个人仍在放声大笑。

来到“力”字港，船老大早已做好准备，船从冷清的小港汊的小码头一走出去便扬起帆来。浪平风顺，船向左舷稍微偏斜，夜空中璀璨的疏星历历可数。船头破浪前进，水波无光，岛影憧憧。今夜之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。

大伙在船里开始饮酒了，乘着酒兴，他们谈论的还是打猎。我虽感到有趣，也在静听，但听着听着不觉昏昏睡去。这是甜美的心安理得的好睡。似梦非梦中，只听见水波拍打着船舷，那水声时而柔声细气如窃窃私语，时而咯咯咯地如纵声大笑。耳下只一板之隔，听起来心里快活。我不时地睁开眼睛看看，在舷灯幽暗的光亮下，叔父们围坐成一个圆圈儿，犹在开怀畅饮。其中有的人说得太累了，斜倚在船舷上，呼呼地睡得正香。照旧兴致勃勃的是今井叔叔，“你的枪，头一枪打偏了，马上补一枪就能打中，我可办不到。——哪来的话，能打得中，一枪就打中了呀！”说完他便哈哈大笑起来。

当推事的冈先生不知说了些什么，好象在嘲弄叔叔，我睡得迷迷糊糊没听清楚。

刚听见喊：“小德！小德！”就有一只大手摇晃着我的肩膀。我马上知道这是今井叔叔。“小德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到了呀！喂，起来吧！”

“真晒！”我还想接着睡，可是看样子人们正在做上岸的准备，我抹擦着眼睛爬起来，一抬头，头一眼望见的便是象镰刀般的一弯明月。

这时船已开到不知是陆地还是海岛的山脚下，正在往下落帆。岸上一点灯火也没有，只听见海浪拍击海边岩石的声音。四周漆黑一片，寂静无声，寒气逼人。山脊上的月光宛如覆盖着寒霜冻雪。我感到无法形容的阴森可怖。

船渐渐靠岸，岸上的景物这才依稀可辨。这里就是早听说过的“戈”字浦。是横勾形岬角的一隅。简直无法称之为栈桥的小小栈桥探出岸边。船一靠上它，我们便纷纷上岸了。

岸上只有一所渔夫住的房子。可这所房子有普通渔夫住的房子五所那么大。我们这群山贼草寇模样的人物乱哄哄地走了进去。看样子事先已给了这家知会，有位家主模样的六十来岁的老头子出来迎接。

到天亮前，决定呆在这里休息。这些人把他们的枪放下，东倒西歪地歇息，等待东方发白。这时，我躺在炉子旁边睡着了。有的人却端着这家年轻人送来的大碗酒，咕嘟咕嘟地喝了起来。可是今井叔叔这会儿大概乏极了，把那庞大的身躯放倒在我的身旁，呼呼大睡。炉火照得他那油亮发胖的脸通红。

外面渐渐放亮，人们开始活动了。只有今井叔叔好象还什么都不知道。

我跳出屋外。这里是比夜间看到的还要荒凉的海边。在房子周围把沙丁鱼吊得和房檐一般高，朝太阳晒着。除山坳里开了点旱田，满目都是荒草，其间偶尔立着一两棵青松。我想，这种地方能有鹿吗？

只看一眼天色和残月，便可知道今天的天气。风清、天冷、月远，天高，我想，今天一定能打到鹿。

“小德！小德！快把今井叔叔叫起来！”有人从屋里招呼我，我回屋一看，人们都在整装待发，只有叔叔一个人仍在鼾声大作。我摇着他的肩膀，一面喊着：“叔叔！叔叔！”可是他怎么也不醒。我急得直揪他的头发，才算把他叫醒。

“这孩子手真狠！”说着，他打个大哈欠，“喂！喂！在下不才要抢头功啦！进军啦！进军啦！”他大嚷大叫一马当先跑出门去。我紧跟他身后也出去了，就好象是他的一名小跟班儿似的。

斜着走在漫坡的崎岖小路上。越过山尾，爬到头便是横勾形岬角的部分山梁，左右都是海。到这儿，小道分成两股，一条经过岬背，直达尽头；一条下到山那边，直通“才”字浦。山岔路口上，挺立着一棵苍松，一行人在这松树下小事

休息，等候事先约好的从“才”字浦那边来的猎人们。

朝阳从日向滩那边升起，横勾岬角的半面笼罩在嫣红的朝霞之中。茫茫的大海连着太平洋，水平线上不见一片云朵。在波光水影之上，四围的陆地清晰可见。极目远眺，一切显得高远、壮大而优美。

大家为了御寒，尽在拢火取暖，等待猎人到来。不多时，突然看见“才”字浦那边的道上，出现了十来条凶猛的猎狗，跟着装束奇特的六个猎人向山上走来。这些人才象是真正山贼的样子。

他们携带的枪是旧式笨枪。但因为他们已使用多年，技术熟练，枪法高明之极。再说猎鹿时，他们熟悉横勾岬角的地理，使狗巧妙。而我们一行的叔叔们都是外行中的内行，跟这些猎人比起来，好象徒弟和老师，既然如此，关于猎鹿的步骤打法等，只能听猎人们的安排。

说话间，踏进了围场，是靠近岬角边的一座山和荆棘丛生、杂草茂密的山尾峡谷。我始终不离今井叔叔的左右。

猎犬跑在人们的前面，早已进入围场。我跟叔叔一起走过山梁，立即听见猎犬狂吠的声音。

“喂，出来了！喂，看那儿！怎么样？是鹿

吧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嗯，快！快！”我朝叔叔指的方向看去，在朝晖照映的山脊上，一头鹿飞快地向对面奔跑，在它身后很远的地方，两条猎犬边叫边紧追不放。

我见过画上的鹿和死鹿，亲眼见到活鹿在山上跑，这还是有生以来头一回，禁不住乐得直拍手。看着我乐不可支的样子，今井叔叔嘻嘻地直笑。

“你等着瞧吧！我打那头鹿给你看。”

“可是，它跑了呀！不行啦！”

“它往哪跑！猎手们早绕到山那边等着呢。”

这时已分派好叔叔们每人把守的地段，今井叔叔负责刚才鹿逃去的那边的山冈，我跟叔叔手分脚踩地走在几乎无处插足的深草中，最后总算找到一个合适地点，在那里安营扎寨了。

“现在瞧呢，在这儿等着，鹿准会往这儿逃的。”叔叔这么一说，我就一个劲儿地朝对面的山丘瞭望，不时又往这边的山谷瞧瞧，等着鹿来。

凭十五六个人和十条狗，要想逮住在广阔的荒山和峡谷中狂奔乱蹿的鹿，似乎是很困难的。可因为这里是岬角，山峰和峡谷都受阻于海，鹿也被限制在狭小的天地之内，不能自由自在地奔跑。它往有人烟的那边跑的话，为了防止庄稼被它们所毁，人们已完全用石头垒起了高墙，此路

不通。再有鹿走的路线猎人们了如指掌，尽管人少，只要狗能把鹿赶出来，打它并非那么困难。今井叔叔把守的地方也是鹿逃走时的必经之路，埋伏在这里等鹿来，并非是毫无指望的。

叔叔连说：“等着瞧吧！”在他那浅黑色肥胖的四方脸上泛着得意的微笑，端着枪，目光炯炯地朝四下张望，不时还支起耳朵听着响动。

时而远处传来犬吠声；时而看见人影在那边的山梁上或这边的山尾上出没。红日高悬，微风习习，每当此处彼处的小草丛可疑地沙沙作响时，我便睁圆双目，而叔叔也重新端好枪。

“喂，小德！”叔叔停了一会儿说，“方才好象听见有枪响，到那有松树的地方去看看，也许抓到一个半个了呢！”

我一听赶快到叔叔说的地方去看。那地方离我们待的地方有三四百米远，是在山尾上的一个突兀部位顶上较平坦的地方。果然有一只鹿吊在我的手够不到的松树横枝上。那里一个人影也没有。在我这孩子的心里，感到发痒，走到松树下仰头一看，是只没有角的不大的鹿，大腿上中了弹。我为它难受。它那脸，柔和而有生气，但被残忍地绑上了四条腿，倒吊在松树上。看了这光景，我又十分可怜它。

猎人可能听见了响动，立即拨开小草丛走了

过来。一看是我。

“小少爷，马上就会抓只象马那么大的。”

“还能抓到吗？”

“还能！还能！今天能抓十只。”

但我并不相信他的话。我想，如果抓到十只，就带不回去了。猎人坐在岩石上抽了两三口纸烟，山谷里叫笛一响，他又钻进小草丛中不知去向了。我匆忙回到叔叔待的地方。

“怎么样？抓住了吗？对吧！你等着瞧吧！一会儿就在这儿打只大的给你看！”

我俩干这干那地不觉到了晌午，连个鹿影也没见过来。突然，刚一听见山谷对面山尾那边传来枪响，就看见了冒出的白烟。叔叔和我都立即紧张严肃起来，一边朝那边望去。只见出现了三个人影，其中一人跪下条腿，连着两枪、三枪、四枪地放了出去。接着猎犬狂叫起来。

“喂！喂！看海，海！完了，看海，海！”叔叔跳起身来喊着。不错，乍一看，什么都看不明白，只见有个东西一个劲儿地在海里游动。看着看着，见有一条小船刚一离岸，随即放出一枪，转眼在水中游着的東西不见了。不多时，小船返回岸边。

“刚才打的这个好象挺肥，嗯，漂亮！漂亮！”叔叔眉飞色舞地只顾自言自语。

“小德，肚子饿了吗？”

“饿了。”

“咱们吃盒饭吧！”

说着，叔叔取出了饭盒，俩人伸出腿去坐在草上，吃了起来。我吃盒饭从来没象这时这样香甜过。叔叔拿出酒葫芦自酌自饮，就象多么好喝似地咂着嘴。

“我要是也能打一只，这酒就更好喝。你看着吧！我打一只大的给你瞧。”他一面举起酒葫芦摇晃摇晃，一面又说，“给那时候留点吧。”

吃完了盒饭，叔叔就地躺下。这时正是下午一点钟左右，虽说是冬季，然而地处温暖的南方，犹如小阳春时节的晌午，和煦的阳光晒得人心里和浑身的筋骨都酥软了。山上枯草里夹杂着不少的绿叶，在阳光照射下，微风吹拂，泛着光亮。海波平稳，穹苍无云，碧海蓝天，交相辉映，苍苍茫茫。向东远望，天水相连，无边无际，北面，环绕的群山近在咫尺，轮廓分明。日向（地名）的陆地向右伸展，其最南端，淹没在烟波浩渺之中。即便我这童稚之心，眼望着这美丽如画的景色，也不禁为之陶醉了。不知不觉我的眼皮沉下来。朝旁边一看，叔叔也许因为酒劲儿，把紫铜色的脸对着太阳，正在打着呼酣睡。

这时，忽听到在草丛中有个东西朝这边走的